

人性与神性从对抗到和谐的演变

——比较阅读《荆棘鸟》和《沃斯》

程 敏

(黄山学院 外语系,安徽 黄山 245041)

摘 要:比较阅读《荆棘鸟》和《沃斯》,《荆棘鸟》在神父的爱情故事里展现的是人性外在表现的世俗欲望与神性的冲突,《沃斯》则是从人性内在的邪恶与弱点凸现其与神性的冲突。两部小说把人性与神性的冲突表现的淋漓尽致,同时都以人性复苏作为冲突演变的终结。

关键字:《荆棘鸟》;《沃斯》;比较阅读;人性与神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2-00087-03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澳大利亚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绝不能忽略的两部文学巨著就是《沃斯》和《荆棘鸟》。《荆棘鸟》是一部以爱情为主线的家世小说,而《沃斯》叙述的是一个冒险家的故事。从小说的寓意上阅读,它们在探索人性和神性的冲突与和谐中统一在了一起。

一、人性与神性的探求 创作情怀的比较

考琳·麦卡洛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西部惠林顿一个牧业工人家庭。曾从事过多种工作——旅游业、图书馆、教书,后来成了著名的神经病理学家。她多才多艺,喜欢摄影、音乐、绘画、服装裁剪等。她的创作领域广泛,除了小说还写传记、散文、杂文、音乐剧。而就小说本身来说,她也并非局限于一种类型,既有家世爱情小说《荆棘鸟》、也有历史小说《罗马主人》、还有言情小说《密萨龙基的淑女们》、理念小说《第三个千年的纲领》。

考琳·麦卡洛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她不倦的探索精神和经历,其父母亲的不幸婚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给她的心灵留下难以平复的创伤,她曾经决心终身不嫁,甚至拒绝任何男性朋友。从这点可以看出,她对爱情与婚姻的思考有过极端的断定。她感情细腻,善于在爱情面前寻求生命存在的意义,并由此上升到对

人性的探求。

帕特里克·怀特生于英国,自幼喜爱文学。1932年,怀特赴英国剑桥皇家学院研读现代语言,毕业后留在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服役于英国皇家空军情报部门,赴中东工作5年。1948年回澳大利亚定居,先经营农牧场,后专门从事写作。他的小说植根于澳大利亚大地,演绎这块土地上各种人的生存方式,从中折射出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尴尬和无奈。茫茫的沙漠、荒僻的丛林、喧闹的都市,是他小说的主要背景。同时,他并不停留于描绘一个奇特的环境,讲述一个真实动人的故事,而是竭力表现故事中所隐藏的超验意义,即“平凡背后的不平凡”,如生命的价值、上帝之有无、苦难与赎罪的意义、人类理想境界之所在等以激起人们的思索和探求。《沃斯》这部小说以一个探险故事去思考人性及人性的升华(神性),激起人们对精神世界的探求。

两位作家把小说内在的寓意都放在了人性与神性的探求上。女性作家以细腻的感情把这种探求演绎在爱情上,而男性作家则以哲人的思维把探求过程转化成了一次生命价值的探险。

二、人性与神性的对抗 人物情节的对比

《荆棘鸟》以神父拉尔夫与梅吉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描写了克利里一家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长达半

收稿日期:2007-10-27

作者简介:程 敏(1980-),安徽歙县人,黄山学院外语系助教,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

个多世纪。拉尔夫是爱尔兰贵族的后裔,才华横溢,聪颖过人,有着英俊的外貌,从小接受宗教教育并立志做一名出色的教士。9岁小姑娘梅吉的出现拉开了拉尔夫爱情悲剧的序幕,卡森夫人以1300万银币撕裂了拉尔夫与梅吉的爱情,但拉尔夫与梅吉还是在麦特劳克岛上度过了最快乐的日子。不久,梅吉与卢克分手,回德罗海达生下了拉尔夫的儿子戴恩。戴恩成了完美的化身,对世俗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而做了一名教士,并且立誓终身侍奉上帝,最终却因救落水妇女而失去年轻的生命。小说的最后,受到巨大打击的拉尔夫在儿子的葬礼之后,倒在梅吉的怀里而终。

拉尔夫的人生经历体现了宗教所带来的人性之神性的强烈冲突。他的一生在信仰、权力与爱情里挣扎,在上帝和人世之间游走。他曾试图放弃一方,但任何一方都让他难以割舍。

《沃斯》的主人公沃斯原是一位德国医科学生。在悉尼富商波恩纳先生的资助下,他率领一对人马赴澳大利亚中部地区探险,以磨练自己的意志。波恩纳先生的侄女劳拉是一位聪慧,灵巧,喜欢精神探索的女学者,给予了沃斯巨大的精神支持。在探险途中,队员们遭受到重重困难——疾病、缺粮。一名队员死于紧紧跟踪的土著黑人的追踪突袭。两名黑人向导先后脱离队伍。更为严重的是,沃斯和队员嘉德意见分歧,队伍中蔓延着分裂的情绪。在队员波尔费雷曼遇害后,分裂终于发生。嘉德带领一组退出探险队,另一组随沃斯继续前行,但被土著黑人所俘获。沃斯的盲目崇拜者哈利被杀;另一队员墨舒尔以自杀的方式表示了对沃斯的绝望和抛弃。而沃斯也被曾尊他为神明的黑人孩子杰基割下了头颅。一次轰轰烈烈的探险活动以失败而告终。

沃斯在探险过程中鄙视现实世界的传统价值观,排斥影响人的意志力的一切世俗的东西,如人的感情、人的理性、人类的美好品质等等。他与“平庸的社会与平庸的人”之间保持着距离,因为他相信,安逸的环境不能使人完成精神上的超越。他可以用个人意志重构一个新的精神信仰,来填补世俗社会日益没落的精神信仰的空白。^[14]而整个探险过程展现的是神性的幻灭和人性的冲突。

两部小说都是在揭示人性之神性的冲突,但激发冲突的侧重点却不一样。

《荆棘鸟》所揭示的是人性外在表现的世俗欲望,如爱情、金钱和权利之神性的冲突。基督教对教士的诫律是“全然不受红尘俗物的干扰——没有对女人的爱欲,没有对金钱的迷恋,也没有因为要听命于他人而于心不甘”。^[15]拉尔夫人性的爱情欲望与神性的冲突主要集中在体现三个阶段:(一)当梅吉还只是一个9岁的

孩子时,“她是他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甜美、最可爱的小姑娘了”,“年龄已经不小了,他居然想入非非起来”。^[16]拉尔夫发现梅吉对他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并使他无法遏制地深为动心。他渐渐的无可救药地陷入到对梅吉的爱之中去,可教士的身份却又时时提醒他,自己正在犯着一个不可饶恕的罪孽。这一切留给他的便是万般的痛苦与折磨。(二)当梅吉成为楚楚动人的少女时,“有一种恨不能把日历往回倒翻的深感痛苦的愿望。他不希望梅吉长大,希望她是个小姑娘,能让他把她当作自己所珍重的孩子。”^[17]但拉尔夫又非常渴望能够向梅吉表达自己的感情:“哪怕他一生中将自己的感情仅仅表达一次,该多好啊!可是习惯,所受的训练和谨慎小心是根深蒂固的。”^[18]一个连爱的权力都没有教士是谈不上表达自己的爱的。拉尔夫只能将爱埋藏在心底,永远活在对上帝的恐惧与颤栗之中。(三)在麦特劳克岛,拉尔夫与梅吉最终步入了伊甸园。“为保持他灵魂完美的令人苦恼的斗争,意志对愿望的长期压抑,全都不重要了。一辈子的努力在顷刻间冰消瓦解。所有那些力量都休眠了,沉睡了”。^[19]真实的幸福令他幡然悔悟:“我是一个男人,永远成不了神,生活在人世间去追求神性,这不过是一种幻觉”。^[20]“仁慈的上帝啊,要是她对我毫无意义,也许还容易忍受。可是,我有时觉得我爱她远胜过爱你。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她,而你呢?不过是一个骗局,一个幽灵,一个小丑。我怎能爱一个小丑呢?然而我却爱了”。^[21]此时的拉尔夫已经认识到神性的虚无缥缈,而这一段话正是其发自内心的控诉,是人性的复活。

金钱和权力的欲望与神性冲突的焦点在于卡森夫人的1300万银币。在基督教的教义里已经很明确的規定教士不能迷恋金钱和权利。小说中的这一剧幕可以说是在赤裸裸的批判和讽刺教父对神性的追求。拉尔夫出卖爱情获取巨额的金钱已经不符合一个教父的行为准则,应该说在上帝面前犯下了大罪,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还要用这笔已经对上帝有亵渎的金钱去接近上帝,“这是从基兰博脱身和脱离终生湮没无闻的机会,是搏取教会行政统治集团中的一席之地,保证他得酬壮志、忝列上层的机会。”^[22]从基督教的教义上分析,这是荒唐的。而事实上,拉尔夫却成功的跻身于罗马教廷,当上了红衣教主。作者在这里已经把寓意放在对基督教的批判,并借助玛丽·卡森来感叹:这年头上帝也是靠钱来创造奇迹。

从教父举动来看,很难再说他是在追随上帝,更不能说是在寻求个人精神世界的升华。他的举措成了功利行为,迷恋的是红衣教主的地位和权力,更多的表现出人性的世俗贪婪,与人对神性追求大相径庭。

《沃斯》则是从人性内在的邪恶与弱点上激化与神性的冲突,集中表现人性中善与恶的矛盾对立。小说在人物安排上注意了人物性格中演绎的人性:沃斯是以一个“不需要热情的赞美,也不需要爱”的“完人”^{[13]42}出场的,从他看待世俗社会鄙视而高傲的眼神里透露出了他性格中的狂妄。他“从来不依靠别人的力量,而宁愿依靠自己的幻想”,^{[13]5}代表的是虚幻的自我肯定和利己主义。罗拉,沃斯的精神恋人,善良、洁身自好、有同情心,看透了沃斯“太徒有虚表,太可恶了,又贪婪,又嫉妒,还固执无知。”^{[13]45}代表的是人性中善的一面。嘉德,沃斯的对立面之一,一个受物质利益驱使才加入探险队伍的现实主义者,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人性的物欲。特恩诺和安格斯,他们一个沉溺于享乐,一个冀望宝藏,纯粹地象征人性的物欲贪婪。墨舒尔,沃斯忠实的追随者,因精神上的绝望而放弃生命的人,在过于理想主义的性格里表现的是人性的盲从。费雷曼,基督的化身,在他的人性中闪现的是宗教的精神力量。

沃斯是一个复合体,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一半是受控“超人”意志力的神性,另一半是他在生活和交际中表现的人性特征。故事寓意的人性和神性的冲突集中在沃斯神性精神领域与他及他的队员身上。

三、人性与神性的和谐 小说寓意的统一

从两部小说的结局来看,《荆棘鸟》里“一阵失声恸哭,这是一个灵魂穿过地狱入口时发出的声音”;“像是一汪刚刚流淌出来的鲜血”^{[12]63}这是拉尔夫得知儿子死时的痛苦刻画。他把自己不敢懈怠的一生献给了上帝,献给了罗马梵帝冈教庭,而德罗海达却是他的精神家园和人生归宿。他终生追随的宗教就似荆棘鸟胸前的棘刺。为了追寻灵魂深处渴望的那支至美之歌——复苏的人性,他不得不把棘刺扎进胸膛,直至生命耗尽,方才感悟自己真正的心声。^[4]在探险的最后阶段,沃斯等被土著黑人所俘虏,哈利求沃斯想想对策,他却只能无可奈何地说“我不再是你们地上帝了”。^{[13]88}墨舒尔

询问他下一步计划,他答道:“我没有什么计划,只有相信上帝”。^{[13]42}哈利被杀和墨舒尔自杀后,在生命地最后时刻,“他意识到自己一直十分害怕的,甚至在他的神圣权威处于高峰时也是一样的,那是个处在摇摇欲坠的皇位上的虚弱的神祇……”他终于叫出来了“噢,耶稣啊,我亲爱的,救救我吧!”。^{[13]44}沃斯死了,这是无限膨胀的个人意志将人带向毁灭的有力例证。沃斯死了,向人们暗示得是消极地等待与歇斯底里地一意孤行不是个人意志的升华,此时需要在磨练与痛苦中反省从而积极健康地寻求拯救灵魂的方法。单就沃斯个人来讲:他死了,但最终醒悟了自己不是“超人”,完全觉悟了个人意志并不能使自己成为所谓的“神”;在生死的临界点他真正地还原为一个谦卑的人,一个大彻大悟的人,并以大无畏的勇气接受死亡。死亡虽然将沃斯带回到生命的起点,但同时也意味着他生命的升华。这样一个纯粹相信个人意志的自大狂通过基督般的受难而回归为充满七情六欲的正常人,重新认识了自我,实现了精神上和上帝的圆满合一。

两部小说虽然都以主人公的生命终结作为结束,但同时都隐语了神性的虚无,刻意盲目的寻求精神世界的升华是践踏最根本的人性。两个故事最终都唤醒主人公的人性,共同寓意了人性与神性在冲突中直至人性复苏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 [1]张忻波.探险家沃斯中的沃斯形象解读[J].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3).
- [2]考琳·麦卡洛.荆棘鸟[M].曹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 [3]帕特里克·怀特.探险家沃斯[M].刘寿康,胡文仲,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
- [4]王效政,张卫华.神坛上的牺牲[J].社科纵横,2001,(2).
- [5]帕特里克·怀特.探险家沃斯[M].刘寿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曲晓红

Humanity and Divinity: from Conflict to Harmony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The Thorn Birds and Voss

Cheng Mi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24504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flicts between humanity and divinity in The Thorn Birds and Voss. The former exhibits them by focusing man's outward secular desires while the latter lays great stress on his inward evil and weakness. The two novels both have vividly pictured the conflicts which ended with humanity's resumption as the solution.

Key words: The Thorn Birds; Voss; comparative reading; humanity; divinity